

以赛亚·伯林: 在公众中思考的思想家

□胡传胜

在世纪的思想家中,以赛亚·伯林可以说是既无做大师的抱负,也自认没有下过大师的苦功,却在有生之年成为当之无愧大师的人。对那些寻求以思想改变世界的思想家来说,伯林是成功的,也是幸运的。《卡尔·马克思》使他一举成名;上世纪50年代关于自由的几次讲演更使他名声大振;1979年,在他七十寿辰的时候,第一部纪念文集《自由的观念》编辑出版,内收哈特、泰勒、威廉斯等人的文章;1991年,第二部纪念文集《以赛亚·伯林:生日庆典》编辑出版,内收罗蒂、泰勒等人的文章;70年代以后,他几乎就是在不断的获奖与致辞中度过的。他的许多名篇竟是答谢词,如作为他一生思想总结的《理想的追求》。他一生共获英美二十三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还获得文学、道德、人权等方面国际奖项。

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实践哲学中,伯林的印记是明显的。在强调自由高于平等、个性高于群体的冷战式自由主义转向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一种时代精神;他是当代多元主义,特别是从价值多元主义到文化多元主义的最有力倡导者,而这种多元主义已经成为晚近实践哲学的纲领。特别是在英美,伯林的思想态度与思想方向已经深深融入潮流。格雷承认,他的思想受惠于伯林之处是不能尽言的;罗尔斯则承认,《正义论》的基本假定,即良序社会是一个公民可以在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方面形成共识的社会,之所以是不现实的,就是因为没有认真考虑伯林的学说。

然而伯林本人出奇地低调,他说自己一直被过誉。越到晚年,他越有虚度年华的感觉。就像前一世纪的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一样,他一直为没有自己的鸿篇巨制而深有失败感——他一生篇幅最长的著作是他在三十岁时写下的《卡尔·马克思》,其余的都是文集。这些文集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谓的论文那样“做出来的”,而是面对广大公众被激发出来的。在学术分工极端细致的今天,那些写作书斋式哲学论文的学者们羡慕伯林的才华,羡慕他信手拈来的妙语和灵光一闪的思想火花,伯林却无疑羡慕他们的材料功夫和严密论证。

无论是在自己还是在别人眼里,伯林都不是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如果独创性意味着黑格尔和弗洛伊德式的发现世界,或意味着找到一个人类生活的至上原则,然后在所有的领域发挥这种原则的话;如果独创性意味着像维特根斯坦和胡塞尔那样,独出机杼发现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与哲学语言的话,那么,伯林的确不是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他是一个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家。如果我们处在在他那种思考环境中,体会他的思考方向,我们也会原谅甚至欣赏他对独创性的拒绝。独创性在纯理性中也许是一种美德,在实践理性中却可能是一种邪恶。伯林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于审视为什么独创性的、书斋式的哲学或社会思想,用于改造人类现实时,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用大观念的社会历史后果来检视大观念,暴露出大观念的残酷本性,揭示人的一种现代境遇,在这方面,伯林是无与伦比的。伯林不是在人类观念的疆域中向外开拓的思想家,而是对观念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他发展的是一个关于观

念的观念。

鉴于深刻的、试图彻底解决人类根本问题的那些观念对人的生活是毁灭性的,我们可能会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观念施以猛烈的压制也许是个好办法。但伯林说,这是最糟糕的方法。人的存在是观念性的存在,人不可能压制所有的观念。所有对观念的压制,必然是用某一种绝对观念压制其他观念,从而让这种观念或者基于这种观念的某一生活方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在伯林看来,再没有比这种做法更危险、更有辱人类自由本性的了,因为这意味着关闭人类所有的选择,只留下一条出路。

观念的冲突是价值的冲突,是人的本性的冲突。我们,或者说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天生就追求不一致的目标,有着不可通约的关于人生与社会的理想,这就是大观念的起源。对观念的压制,对以观念为媒介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压制,也就是对人性的压制。

通过对观念的检视,通过将观念史与人类史对照,伯林给了我们不同于启蒙主义,也不同于19世纪主流思想家的关于人性与社会的想象。他是反启蒙的。在价值、善或生活方式上,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没有人比他更远离普遍性。没有确定的人性,人类没有确定的未来,历史并不是一种走向至善的进程;不存在全部的善都结合在一起的状态,当我们强调自由的时候,就有可能损害平等,反之亦然。用他自己的格言来说,“无所损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人类注定要选择;而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可以说是典型的20世纪思想(与18世纪的启蒙主义、19世纪的大观念或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相对照)。伯林是把这种思想说得最深刻也最雄辩的人。

与18世纪以来西方大多数书斋学者不同,伯林是一个在公众中思考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产生于对话,一般意义上的对话。在这方面,伯林与康德形成对比。当接受名牌大学或公众的讲演邀请以后,他就花上一段时间阅读,然后即兴发挥。他的那些深刻的思想并非产生于书桌前而是产生于会场中。他是灵感型的思想家。当有人说他是沙龙学者时,这个刺伤他自尊心的判断还是部分符合实际的。

《伯林传》是一本根据伯林自己的回忆,以及与伯林长达十年的交谈写成的伯林生活传记。在晚年,与不同的仰慕者共同追忆自己的一生,几乎成了伯林的生活。他也从中体会到某些乐趣。这里呈现出的是个活生生的伯林。纪实性是本书的特点。它既不是门徒对大师言行的追忆,也不是从文献中重建出来的伯林,而是伯林所回忆的伯林。我们看到的是一生没有克服自卑感的伯林,一个极有女人缘却因自卑而逃避并对她们造成伤害的伯林,一个通过与朋友的妻子私通才恢复自己在性方面自信的伯林,一个喜欢交响乐到了“实在没办法”的地步的伯林。有的地方显得像喜剧,有的地方却像传奇。他的苏联之行,他与阿赫玛托娃的彻夜长谈,她对他的期待,他的造访给她的生活乃至她的家庭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因他从她的生活中消失而产生的怨恨——这个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思考方向的人生插曲,被描述得极富悲剧性和传奇色彩。

(本文选自《伯林传》中译本序言,
标题为编者所加)

书坊



青未了 A11

找记者 上壹点



「世界读书日」专家访谈 杜泽逊:线上阅读成主流是一种进步

4月20日发布的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1.1%,较2018年提升了0.3个百分点,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其中有声阅读继续较快增长,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移动有声APP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据统计,2019年我国有三成以上(31.2%)的国民有听书习惯。针对线上阅读,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杜教授表示“有声阅读”的形式古已有之,比如孔子讲学,无论线上阅读还是线下阅读其本质都是思想传播,不过是形式不同罢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孙远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方式,倾向纸质阅读的读者比例下降。有观点认为,线上阅读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阅读方式。对此,您怎么看?

杜泽逊:这种现象很正常。书籍、文件等文字资料,他是需要载体的,需要传播媒介。当然,书也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承载的是人类经验、思考和智慧。

起初,我们传播思想就是通过语音来完成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口耳相传。有了文字后,我们有了甲骨文、竹简书,还会在铜器上刻字,再到后面纸的发明、书籍的传播,这都是一种进步,一种载体的转变,是随着文明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出现的新传播途径。

其实,不管是线上阅读还是线下阅读,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不能凭此就说一个人习惯不好,品质不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调查显示,我国成年国民网上活动行为中,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您怎样看待碎片化阅读?

杜泽逊:碎片化阅读不止线上有,纸上也有。比如笔记体著作《梦溪笔谈》,也是比较碎片化,内容有长有短,上下文并没有多少关系。所以,碎片化阅读并没有不好,关键是要看书的本质、内容水准。

具体来说,碎片化阅读是一种短小精悍的读物。比如报纸,采用的是新闻纸,虽然含纤维较多,但是不好长期保存,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平时读报纸就是为了获取信息。而新媒体,传播快、方便,我们能更便利地看新闻、获取信息,这属于一种“便捷快餐”。还有一种,专

业书籍就比较适合纸质阅读,因为它的专业性,你可能需要时常拿出来翻翻,还可以在书上写一些经验。再有,就是经典名著,比如《诗经》《红楼梦》等,这类书籍内容丰富,文字后面有更深的含义,它所包含的知识和智慧值得我们反复阅读,每次读后也会有新的体悟。这种就比较适合纸质书籍,是电子书比不了的,我们还可以将书籍借予他人、给孩子看。在古代,有的都成为“传家宝”,正所谓“子子孙孙永保永享”。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现在很多书籍都可以在网上直接下载看,版权问题一直存在。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杜泽逊:国家可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看看伤害到了哪方的权益,一方面是惩治,另一方面是要补偿。比如,出版社主动将经过严格审校的电子版书籍上传网络,国家可以给予奖励,保证他们的经济收益,这有利于我们国家数字化步伐的加快,国民文化水平和精神文明的提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报告显示,我国成年国民和未成年人有声阅读继续较快增长,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有三成国民有听书的习惯。听书这种阅读形式会越来越主流吗?

杜泽逊:所谓的有声阅读,其实并不新。如孔子讲学,这些知识和智慧得以保存,是后人汇编而成。而且,还有评书这种表现形式,在纸质书籍很火时说书的人依旧很多。之后,还有收音机、广播等。

所以,如今我们所说的“有声阅读”,其实就是老师讲课、一人说书,结合了现代技术,是一种形式的“升级版”。比如线上听课,我想在济南听上海老师讲课,这就是利用了有声阅读,可以忽略掉地域的限制。

